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,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副会长,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二哥哥会唱戏,整本整本地唱,直唱得地动山摇,鸡飞狗跳,比挑土还来劲。这话不是我损他,而是他的妻子毛丫说的。二哥哥胆子大,嗓门粗,一路摇,一路歌,是村里出名的开心果,但个儿矮,皮肤黑,嗓子沙,不算个腕儿。毛丫这么说,揶揄中其实有关护的成分。

曾有好几年,二哥哥还兼了村剧团团长,跑剧务两脚不粘灰。二哥哥是村干,当领导的不带头唱怎么行?但大家心里清楚,他是个热闹人,就好这两口。

二哥哥在剧团没有绯闻,那时候这是高压线,碰到了,口水能淹死人。但这不是说他不向往爱情,那爱情的主角就是毛丫。

毛丫兄弟多,干活的多,家里富裕,门庐子跟着高。她生得瘦弱,是金洲随处都有的柳条儿,但也喜欢唱歌,尤其跟二哥哥唱。毛丫嗓子亮,往台上一站,往往台下是一片呵呵声。

毛丫到剧团前已经定了对象,是二哥哥的同胞大哥。大哥在舟山当解放军,来信了,扎实的牛皮信封上有鲜

没有比节气更替更如人心意的了。枇杷吃过了,五月桃吃过了,芒种的头茬雨一下,杨梅也要上市了。与别的节气不一样,芒种让人一听就会联想到繁忙的农耕生活,芒种,芒种,你听,多么充满希望的字眼,与立秋啊,小寒啊,霜降啊相比,它是暖色调的——种什么?自然是种粮食和蔬菜。“五谷蕃熟,穰穰满家。”瞧,听起来就有一种欣喜,一种快乐。

手有余粮,心中不慌,粮食能给人底气。我曾经读过一本宋人写吃食的书,作者把青精饭放在书首。吃青精饭是几十年前的事了,家乡人叫乌饭,粮食减产时,乡亲们就会拿它来救荒。那时小,不懂事,祖母一煮乌饭,我就会闹脾气,没少伤过她老人家的。时隔几十年,读到此书,感到特别亲切,而作者开篇说的一句话“将青精饭放在首位,是我看重粮食的缘故”,更使我感动。

间断一年,再次动笔写节气文章,分明听到另一个“我”说:停下吧,写得一点也不好,有啥意思呢?这来自内心的自我否定,确乎让我常常在痛苦

大新先生和我曾有一面之雅。此前的很多年,我对他的全部印象,都得之于纸上。除了他自己的著作,也有与其相熟的师友的一些记载,譬如在赵健雄先生笔下,大新先生“表现出来的活力让我这个健全的人也感到吃惊。除去能写漂亮的文章,他还是个社会活动家,并且喜欢户外运动”。而在另一篇文章中,他写到大新先生“在一家企业做通常对健康人也是很累的办公室工作,案牍之余,还要写文章。家里也不闲着,装修什么的都自己张罗”。为此他由衷地感叹:“这让我体会到幸福生活没有健全的肢体也能做到,上帝对普通人真是太宽厚了,他给了我们绰绰有余的行动能力,如果在那种条件下仍安排不好自己的一生,那真是无可埋怨。”大新先生由于自幼患小儿麻痹症,双腿残疾,行动不便,但正如赵健雄先生所写的那样,这似乎并不影响“其生活与思想的开阔和丰富”。

大新先生收在《坐对沧桑》《因曲折而美丽的河流》这两本集子中的很多文章,我因工作所需,曾经读过不止一遍。其中最让我感动的,是他

戏剧人生(上)

红的大字: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部队。这还了得,简直跟中央来信差不多。所以,邮递员大老远就摇钢丝车的铃铛,拖着声音喊,谢毛丫,有信了。

二哥哥是不是早就觊觎毛丫,或者利用工作之便暗通毛丫的款曲,我说不清,但最终毛丫还是成了二嫂子。这事儿有点说不出口,纠结过我许多年,后来我上大学回来,有一次去看生病的二母舅,忍不住问了。二母舅说,哪里呢,老大提干了,嫌弃农人,我就把毛丫介绍给了老二。二母舅是我妈的堂兄。

结婚那天,两个新人即兴表演,直唱得泪水涟涟,如胶粘漆,唱得从舟山赶回来参加婚礼的大哥哥眼圈发红,躲到一边,一个人瘪索索地抽香烟。

大哥哥后来在城里找了一个女子,快结婚了,部队政审,才发现对方是资本家的小姐。领导做大哥哥的工

作,你是发报员,你要想清楚这里面的厉害。大哥哥无奈分手,临走时送一只上海表给那女子做纪念。上海表一块一百二,相当于大哥哥三四个月的工资。再后来,大哥哥找了一个工人阶级,腰肢却渐渐地弯了下来。

结婚后,二哥哥先跟二嫂子唱,田间地头,张口就来,惹人眼馋,也惹人侧目。不想添了三个儿女,都承了家学,一个比一个会唱,一个比一个敢唱。兴趣来了,一家子现场来一折“槐荫开口把话讲”。乡邻们看到,一声呵呵,好热闹呀,家里搭戏班了。但也有人,唱歌能当饭吃?这话算是掐住了二哥哥的七寸。

二哥哥为人热心,替人办事比自家做事还真心,但持家却稀松,有得上顿饭,不愁下顿无,人称“大胡刷子”。二嫂子本是轻松惯的,如今进入夫家,也是少思柴米油盐。这样的家计,总有揭不开锅的时候,为此两口子也吵,扯开嗓子吵,吵急了还演全武行,一点都不避人,但一转身,又照样扭着身子唱,直唱得风吹杨柳哗啦啦。

“黄梅天”。

我有点糊涂了,因为我对天干地支知之甚少,我只知道,在我们家乡,一年当中,会有个把月的时间,让人很烦:晚间换下来的白衣服,早上会发现上面生出很多小霉点,怎么也洗不掉;毛巾绞起来感觉滑不溜赤的,像是手上沾了泥鳅吐出的黏痰一般;墙上、地板上、楼梯上,到处都在冒水珠;家具的脚上长了很多白点子……真是烦不胜烦。这一时节,妇人在窗下相见,聊的也是这个,一个说,我都烦死了,一堆衣服没洗,洗了也不干,都没得换了。另一个说,可不是,我一天也不晓得拖了几次地,家里到处都是水汪汪的。

“如匪浣衣”的感觉大约古今都一样。一天,我站在门口望着忽晴忽雨的天发愁,河坝上一个老妇踩着三轮车,敞着头,浑身湿淋淋的,迎面,她的老伴举伞责怪:叫你不要出去,下这么大的雨。老妇笑了:我搞了十几块钱呢。

心之所忧,岂止“如匪浣衣”呢,为什么不是如匪卖菜?为什么不是如匪收麦,甚或如匪写文?

是特辟专辑“山湖记游”,叙其登山临水,赏心悦目,几使人忘其双腿不便之苦。有时字里行间,会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份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。譬如在《塔势依旧倚晴空》一文中,他说:“重建的雷峰塔,将旧址围在里面,白娘子早已破围而去,也就不复代表镇压,自然更不意味着给法海一个什么说法,他正苦苦等待螃蟹的绝种,这本来正露出一线曙光,却不料被人工养殖又弄得渺茫了。”

读大新先生的文章,有时我会想起宋儒的两句诗:“万物静观皆自得,四时佳兴与人同。”大新先生可谓深谙人情世故,懂得生活常识,也就是前人所说的人情练达,世事洞明。尤为难得的是,他还谙熟乡邦文献,对临海的一方水土满怀热爱,他在那些溯往衡今、见闻博洽的文章中,描摹先贤风神,记录言行,追述故实,为弘扬乡邦文化尽心尽力。

或者正是大新先生于自己的事业孜孜以求,与周围的朋友心心相印,以及他的对于生活的盎然兴致,所有这些,都是长久以来,我在内心深处对其满怀敬意的原因吧。

芒种之园

和纠结中“喜度光阴”(一点都不奇怪,似乎每一个读书人都是快乐和痛苦的矛盾体)。但这一次我没有迷茫,反而带着失而复得的快乐,仿佛抓住阿里阿德涅的线团,再次走进灌满浆的麦粒清香的田园——芒种之园。

是啊,为什么不能像一个老农那样过生活呢?农民在种粮食时,会纠结于秋天的收成吗?所以写文这个事,写下去就是了,不必考虑值还是不值,有意义还是无意义,好还是坏。

但奇怪的是,古籍关于芒种习俗的记载少之又少,或许是因为此月人倍忙的缘故?宗懔在《岁时记》里仅有一句话勉强算是给芒种的:夏至前曰梅雨。我不甘心,顺着阿里阿德涅的那根线,又找到《清嘉录》,本不多的文字,都是围绕一个字“霉”:芒种一日遇壬,则霉高一尺;至第十日遇霉,则霉高一丈。度物过夜,便生霉点。谓之

四时佳兴与人同

和他的残疾朋友的那种悲悯情怀。就像传说中的孟母,也许受的教育不多,但是有一个关于人的理想,有一种教育哲学,三迁其居,为的就是把儿子教育好。这样的人,不管她是保姆还是洗衣妇,并不妨碍我们将其视为中国文化的象征。同理,大新先生的某位重度残疾的朋友,尽管只是在小菜场租一个摊位,但在养家之外,还能拿出节衣缩食的钱,去帮助困顿的人们,因此被评为“慈善之星”自是情理之中。而这无疑也是大新先生直面世间苦难的方式,他说:“天下可悲悯的事正多着,所以有‘大悲’情怀的人也就难以安枕。”

大新先生钟情山水,自谓“近乎痴”。他说:“依我的愚见,游历对一个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,当我们面对各类奇异景观时,除了有益性情的陶冶,更能让我们了解自然的本质,得以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。”在《因曲折而美丽的河流》一书中,大新先生更

◇节气录 葛良琴专栏



葛良琴,中学教师,作品发表于《阳光》《安徽文学》《清明》《传奇·传记文学选刊》《中国周刊》《作家天地》等省市刊物。

◇同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